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面向思的事情

〔德〕海德格尔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面向思的事情

(修订译本)

[德] 海德格尔 著

陈小文 孙周兴 译

孙周兴 修订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思的事情/(德)海德格尔著;陈小文,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624-2

I. ①面… II. ①海… ②陈… ③孙… III. ①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哲学思想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980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面向思的事情
(修订译本)

[德]海德格尔 著
陈小文 孙周兴 译
孙周兴 修订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624-2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 $\frac{1}{2}$

定价:12.00元

ZUR SACHE DES DENKENS

VON

Martin Heidegger

根据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1976 年第二未修改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录

时间与存在(1962年)	1
一次关于演讲“时间与存在”的讨论课的记录(1962年)	35
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1964年)	78
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年)	104
说明	114
译后记	116
再版后记	117



时间与存在(1962年)

下面的演讲要求有一简短的前言。

倘若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克利^①在他逝世那一年创作的两幅画的原件,一幅是水彩画《入牖的圣灵》,一幅是画在粗黄麻布上的胶画《死与火》,我们可能会久久地逗留在这两幅画前,并且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

倘若现在有人能向我们朗诵格奥尔格·特拉克尔^②的诗歌《死亡七颂》,甚至是由诗人本人来朗诵,那么,我们可能会反复聆听之,并且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

倘若现在魏尔纳·海森堡^③向我们描述在通向他所探索的宇宙公式的道路上其理论物理学思想的一个片断,那么,也许最多会有两三个听众能够跟上他的步伐,而我们其他人就会不声不响地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

①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年):瑞士裔德国画家,抽象主义艺术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②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年):奥地利诗人,早期表现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译注

③ 魏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年):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译注



而面对被称为哲学的思想,情形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据说这种思想要提供出“处世智慧”^①,甚至于提供出一种“幸福生活指南”。但在今天,这样一种思想可能会被置于某个境地之中,即要求做一些远离于某种有用的生活智慧的沉思。一种思想可能已经成为必需的了,它必须思考前面所说的绘画、诗歌和数学—物理理论从中获得其规定的那个东西。于是,即便在这里,我们或许也不得不放弃任何直接理解的要求了。但我们还必须倾听,因为要紧的是对那无可回避但又先行的东西的思索。

因此之故,如果大多数听众对我们的演讲心生反感,这既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也并不使人感到惊奇。而是不是有些人会通过这个演讲在现在或将来达到进一步的深思,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有必要来说说这样一种尝试,即尝试不顾一种根据存在者来论证存在的做法而思存在。这种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②的尝试是必要的,因为否则的话,在我看来,就再也不可能合乎本己地(eigens)^③把今天围绕地球而存在(ist)的那些东西的存在带入我们的视野里,更遑论充分地规定人与那种一直被叫做“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了。

对于倾听,我们要给出一个小小的提示。要紧的不是去聆听

① 此处“处世智慧”(Weltweisheit)或可译为“世界智慧”。——译注

② 此处“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原文为:Sein ohne das Seiende zu denken,也可译为“没有存在者而思存在”。英译本作:to think Being without beings。参看 M. Heidegger, *On Time and Being*,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1972, P. 2。——译注

③ 在其本己的唯一的特性中。——作者边注

一系列陈述句,而是要跟随显示^①的进程。

*

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把时间与存在放在一起加以命名呢?从早期的西方—欧洲思想直到今天,存在所指的都是在场。从在场、在场状态中道出了当前。^②按照流行的观点,当前与过去和将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的特征。存在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已经足以把一种持续不断的骚动带进思想中了。一旦我们开始深思在何种意义上有这种通过时间的对存在的规定,则这种骚动就会增强。

在何种意义上有这种存在规定呢?这就是要问:在存在中,为什么、以何种方式,并且从何而来道出了诸如时间这样的东西?任何借助于关于时间和存在的流行而不确切的观念来充分地思考存在与时间之关系的企图,都会很快陷入种种未经深思的关系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中。

当我们说每个事物都有它的时间时,我们就在命名时间。我

① 道说(Sagen):

显示(Zeigen)——有所召唤的命名
(“作为”的消失)

召唤与“现象”——依然自行隐匿者——

这种:猜度——。——作者边注

② 此处“在场”原文为 Anwesen,“当前”原文为 Gegenwart。对基于“现在”时间对在场形而上学(存在学)的批判是海德格尔首先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发起的工作。——译注



们这样说的意思是：任何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存在者，都在一定的时间来和去，而且在分配给它的时间内停留一段时间。每个事物都有它的时间。

但存在是一个事物吗？存在就像各个存在者那样在时间中存在吗？存在竟然存在吗？^①倘若存在存在，那我们就必定毫无疑问地承认它是某种存在者了，并且因此必定可在其他存在者中间发现它本身了。这个教室存在（*ist*）。这个教室是（*ist*）明亮的。我们立即不假思索地承认这个明亮的教室是某种存在者。然则在整个教室里，我们哪里找得到这个“存在/是”（*ist*）呢？在事物中，我们哪儿都找不到存在（*Sein*）。^②每个事物都有它的时间。但存在不是一个事物，也不在时间中存在。可是，存在仍然通过时间、通过时间因素而被规定为在场，被规定为当前。

在时间中存在、并且如此这般地通过时间而被规定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时间性的东西。当一个人死了，离开了此岸，从这里和那里的存在者那里被夺走了，我们就说，他为时间性的东西祝福。^③时间性的东西意味着可逝的东西，即那些在时间过程中消逝的东西。我们的语言说得更为准确：是与时间一起消逝的东西。因为时间本身在流逝。但通过时间的不断流逝，时间依然作为时间而

① 此句原文为：*Ist das Sein überhaupt?* 或译为：根本上存在存在吗？——译注

② 此处已经显示出欧洲语言中名词（动名词）“存在”（*On, Sein, Being*）及其系动词“是”（*einai, sein, to be*）之汉译的困难。我们采取的是较灵活的策略：名词（动名词）*Sein*，我们译为“存在”；系动词 *sein* 及其变化，我们依照语境译为“存在”或者“是”。——译注

③ 原文为：*er hat das Zeitliche geseget*，意为“他与世长辞了”。这里取字面义。——译注



留存。留存(bleiben)意味着:不消失,也即在场。因此,时间乃是被一种存在(ein Sein)规定的。那么,存在应当如何由时间来规定呢?从时间的不断流逝中道出了存在。可我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像一个事物那样的作为某种存在者的时间。

存在不是一个事物,因此它不是任何时间性的东西,但依然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

时间不是一个事物,因此它不是任何存在者,但不断地在流逝中留存,本身并不像处于时间中的存在者那样成为某种时间性的东西。

存在与时间交互规定,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即:前者——存在——不能被称为时间性的东西,后者——时间——也不能被称为存在者。在思考所有这一切时,我们是在各种矛盾的陈述中东奔西突。

(对于这种情况,哲学知道一条出路。人们让矛盾存在,甚至使矛盾尖锐化,并且试图把自相矛盾的、从而分崩离析的东西编排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体中。人们把这种方法叫做辩证法。假如关于存在和关于时间的相互矛盾的陈述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而被置于一致中,那么,这当然会成为一条出路,也就是一条道路,一条逃避事情和事态^①的道路;因为它既不致力于存在本身,也不致力于时间本身,也不参与它们两者的关系。在此尤其排除了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是不是一种进而可以通过对

^① 此处“事情与事态”原文为 Sache und Sachverhalt,其中“事情”(Sache)也被译为“实事”。——译注



两者的编排而建立起来的联系？抑或存在与时间是不是命名着一个事态，无论是存在还是时间都是从这一事态中才产生出来的？）

然则我们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地投入到由“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的名称所命名的事态中去呢？

答曰：要以这样的方式，即我们得小心地深思这里所说的事情。所谓小心地，意思首先是指：不要仓促地用未经检验的观念去侵袭事情，而是要谨慎地沉思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把存在冒充为事情吗？我们可以把时间冒充为事情吗？如果“事情”意味着某种存在者，那么，它们就不是事情。“事情”、“一个事情”，这个词现在对我们来说应当意味着：就其中隐蔽着某种不可忽视的东西而言在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所关涉的东西。存在——一个事情，也许是思想的这个事情。^①

时间——一个事情，只要在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中说出了诸如时间这样的东西，它也许就是思想的这个事情。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命名的是两个事情的关系，也就是支持这两个事情，并且忍受两者之关系的事态。^②假如思想依然有意坚持它的事情，那么，对这种事态的深思就被交付给思想了。

存在——一个事情，但不是任何存在者。

时间——一个事情，但不是任何时间性的东西。

关于存在者，我们说：它存在。就“存在”这个事情和“时间”这

① 此处“思想的这个事情”原文为：*die Sache des Denkens*。其中定冠词“这个”（*die*）被加了重点号，突出其唯一性，故也可译为“思想的唯一事情”。——译注

② 注意这里的“关系”（*Verhältnis*）、“事态”（*Sachverhalt*）与动词“支持”（*halten*）、“忍受”（*aushalten*）的词根联系（均含词根 *halt*）。——译注



个事情而言,我们始终要保持慎重。我们不说:存在存在,时间存在,而是说:有存在和有时间。^① 通过这种转变,我们首先只是改变了语言用法。我们不说“它存在”(es ist),而是说“有/它给出”(es gibt)。

为了通过语言表达而返回到事情那里,我们必须表明如何来经验和观察这个“有/它给出”。要达到这个一点,合适的道路是,我们要探讨一下:什么在“有/它给出”(Es gibt)中被给出,这个有/它给出的“存在”说的是什么;这个有/它给出的“时间”说的是什么。^② 与此相应,我们试图先行考察这个给出存在与时间的“它”^③。如此这般先行观察之际,我们还在另一种意义上变得小心谨慎。^④ 我们试图把这个“它”及其“给出”带入眼帘,并且大写这个“它”。^⑤

为了思入存在本身之本己因素,我们首先得深思存在。

为了思入时间本身之本己因素,我们进而得深思时间。

由此必须指明:存在如何有/它给出,时间如何有/它给出。在这种给出中可以看出,应该如何去规定那种给出,即作为关系支持

① 此处“存在存在,时间存在”原文为:Sein ist, Zeit ist;“有存在和有时间”原文为:Es gibt Sein und es gibt Zeit。作者用动词“有”(es gibt)代替了动词“存在/是”(ist)。此处采 es gibt,我们下文也译为“有/它给出”。——译注

② 此句原文为:was “Sein” besagt, das——Es gibt; was “Zeit” besagt, die——Es gibt。其中“有/它给出”原文为 Es gibt。——译注

③ 即“有/它给出”(Es gibt)中的“它”(Es)。——译注

④ 海德格尔在此故意把“小心谨慎”书作 vor-sichtig,以暗示此词与动词“先行考察”(vorblicken)的字面联系。——译注

⑤ 此句中的“它”(Es)和“给出”(Geben)是对“有/它给出”(Es gibt)的分拆。中文用带引号的“它”来表示 Es 的大写。——译注



着存在与时间、并且产一生^①这两者的那种给出。

任何存在者都通过存在而被标识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存在说的是在场。着眼于在场者来看，在场显示为让在场。^②但现在要紧的是特别地思考这种让在场——只要在场被允许了。让在场的本己因素表现在：它带入无蔽者之中^③。让在场意味着：解蔽(Entbergen)，带入敞开域(das Offene)之中。在解蔽中运作的是一种给出，也就是在让—在场(Anwesen-lassen)中给出在场即存在的那种给出。

(特别地思“存在”这种事情，这要求我们的沉思紧跟在让在场中显示出来的指引。这种指引表明在让在场中的解蔽。但从这种解蔽中道出了一种给出，一种有/它给出。)

然则现在指出的给出对我们来说依然晦暗不明，就如同这里所说的给出的“它”。

8

只要像在所有形而上学中那样，存在只有从存在者出发，并且对作为存在之基础的存在者而言才能得到探究和解释，那么，特别地思存在本身，就要求我们撇开存在而不顾。特别地思存在，要求我们为了那种在解蔽中遮蔽起来的游戏着的给出(Geben)，亦即有/它给出而放弃作为存在者之基础的存在。作为这种有/它给出

① 海德格尔把这里的动词“产一生”(er-gibt)作了分写，以强调它与“给出”(Geben)的联系。——译注

② 此句费解，“在场”(Anwesen)如何成了“让在场”(Anwesenlassen)? 海德格尔的意思大概是：作为在场的存在让在场者在场。——译注

③ 原文为：es bringt ins Unverborgene，应解为：它把……带入无蔽者之中。——译注



的赠礼,^①存在属于给出。作为赠礼,存在并没有从给出中被排除出去。存在、在场被改变了。作为让在场,存在属于解蔽,始终作为解蔽的赠礼而被保存于给出中。存在不存在(*ist*)。作为在场之解蔽,有/它给出存在。

只要我们更决然地深思这里所指的给出,这种“有存在”^②或许就会显示得更加清晰一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留意人们极不确定地命名存在的东西以及人们同时在存在最本己因素方面所误认的东西的丰富变化——只要人们把存在看作全部空洞概念中最空洞者,就会如此。这种把存在当作绝对抽象者的观点原则上也还没有被放弃,而只是在作为绝对抽象者的存在被扬弃于绝对精神之现实性的绝对具体之物中时得到了证实——这种扬弃是在近代最具强力的思想中,亦即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中完成并在他的《逻辑学》中得到描述的。

通过我们对在场意义上的存在的思考,一种沉思存在之丰富变化的尝试就赢获了首要的同时又是指导性的线索。

(我所说的思想不是单纯的老调重弹,仿佛把存在解释为在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做法似的。)

然而,我们从哪里取得把存在标识为在场的权利呢?这个问题提得太迟了。因为这种存在特性早已被决定下来了,无需我们协助甚或操劳。因此,我们已被束缚于这种作为在场的存在的标

① 这里的译文未能充分显明“有/它给出”(Es gibt)与“赠礼”(die Gabe)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② 原文为:Es gibt Sein,或译为“它给出存在”。——译注



识中了。从把存在解蔽为一种可说的,也即可思的东西开始,这种标识就有其约束力。从西方思想在希腊人那里的开端起,所有关于“存在”(Sein)和“是”(ist)的道说全都保持在对那种束缚思想的关于作为在场的存在的规定的思念(Andenken)中。这同样适合于那种引导着最现代的技术和工业的思想,当然只还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既然现代技术已经超出整个地球之外而建立起自己的扩张和统治,围绕我们的星球运转的就不只是人造卫星及其副产品了,而不如说,作为在可计算的持存物(Bestand)意义上的在场的存在,以千篇一律的方式要求地球上的全体居民,而欧洲以外的地球居民并没有特地了解这一点,甚至根本不能,也不想了解这一存在规定的来源。(至少,那些忙碌的发达者显然是想有这样一种了解的,这些发达者现在把所谓的不发达者挤进了那种从现代技术的最本己因素中发出的存在之呼声所波及的范围之中。)

但我们决不只是,而且首先不是在对早期的由希腊人完成的关于存在之解蔽的描述的思念中获知作为在场的存在的。我们是在每一种单纯的、毫无偏见的对存在者的现成状态和上手状态的沉思中获知在场的。^① 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都是在场的方式。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在场也是,而且恰恰是由一种偶尔被提升入阴森可怕之境(das Unheimliche)的在场来规定的,那么,在场的范围就会纠缠不休地向我们显示出来。

^① 此处“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和“上手状态”(Zuhandenheit)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一对基本词语,前者也可译为“现成在手状态”。这两个词语的译法取自《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第 81 页及译注^②。——译注

